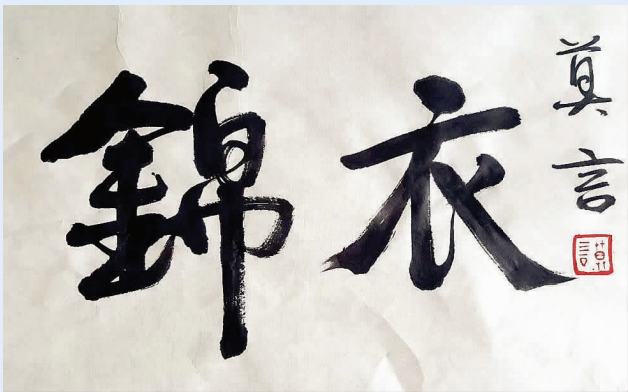


莫言复出，多了从容和温情

摘得诺奖五年后在《人民文学》首发戏曲剧本、组诗，
最新短篇小说将亮相《收获》



全面复出的莫言(上图)“花开多枝”，最新戏曲文学剧本《锦衣》、组诗《七星曜我》首发于刚上市的九月号《人民文学》(左图)，最新短篇小说将亮相九月中旬出版的第五期《收获》。他还为《锦衣》题写了书名(下图) (均人民文学杂志社供图)



■本报记者 许旻

“锤子凿子，叮叮当当/石片飞溅，目光荒凉/爷爷提醒过我：看狗拉屎也不看/打石头的”——你读过小说家莫言写的长诗吗？眼下，国内首位诺奖得主莫言全面复出。记者昨天获悉，除最新短篇小说将亮相九月中旬面世的第五期《收获》，新鲜出炉的今年九月号《人民文学》杂志首次开设“莫言新作”专栏，最新戏曲文学剧本《锦衣》、组诗《七星曜我》无不展示了作家莫言在不同文学体裁上的尝试、跳跃。

同样在昨天，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开幕，莫言现身的“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莫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云集了来自阿尔巴尼亚、缅甸、保加利亚、以色列的翻译家及汉学家，他们译介过莫言《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蛙》等小说的多个语种。莫言在现场说，他愿意邀请所有翻译过他作品的译者，到他的老家高密走走。

“无论是莫言的文学姿态，还是他在组诗中与世界对话，都不是简单地‘走出去’，更是一种对外界积极开放的打量 and 观照。”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邵元宝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从容”“谦逊”来表达他对莫言新作的感受。业内关于莫言，曾有“以磅礴的语言气势制造并维持了泥沙俱下的高产，让读者喘不过气来”的说法。近年莫言在盛名之下不断寻求突破，“这很不容易。如今莫言的诗歌、散文和戏剧多了一分从容、放松和坦荡。许多成名作家都会有不从容甚至焦虑烦闷之时，只不过以往以持续的高产掩饰过去罢了。现在莫言新作告诉读者，尽管他的肆意挥洒一如既往，自信也一如既往，但其中多了一分谦逊和大度。比如，不再单纯依赖小说，而挺进诗歌散文和戏剧领域，路子走宽了；比如，不再纠缠于过去他自己提出或别人帮着提出的口号，而寻求字里行间的淡定；比如，夸张狂欢一如既往，但多了一分平实和素朴。”邵元宝说，目前判断莫言仍在徘徊还是迎来新的喷发期为时尚早，但他期待莫言能真正找到从容叙述的心态和调子，同时也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景带来令人振奋的理由。

“千呼万唤始出来”，莫言的一系列新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或拓新了他已有的文学资源，似乎还很难说；至少，从字里行间看，他所迷恋的“故乡”“石匠”“铁匠”等意象依然顽固，在莫言体内仍蛰伏着一头精力十足的语言野兽。

野鲁，出栅了。

剧本《锦衣》：“故事只是酒杯容器，真正的酒精度集中于语言本身”

“好作品才是作家的‘王道’。这足以表明，不是‘莫言回来了’，而是‘莫言一直在’。”《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告诉记者，小说之外的文艺样式，尤其是民间文化与民间文艺，向来是莫言创作的重要资源。“剧本《锦衣》中，莫言的语言更自由老到，文笔也讲究结实些。过去他写故乡、大地、人物，总抑制不住一种冲动，要往天上飞；现在，莫言更多往大地上扎根，更注重生命的伦理。当然两种写作都有优点，莫言当下的调整，感觉上更接近其本心。”

纵观莫言的创作图谱，剧本是整个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话剧《霸王别姬》与《我们的荆轲》都曾有过热烈反响，小说《檀香刑》就有莫言对故乡一带地方戏种茂腔的悲凉婉曲之风的成功化用，而他获茅盾文学奖的《蛙》后一部分，则是标准的多幕话剧。

到了最新戏曲剧本《锦衣》，自然展现了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特色，但又不至于局限于地方戏的表达时空的设定。“民间想象、民间情趣与历史关节、世道人心活化为一体，一个个人物的表情、腔调、动作和心理形神兼备于文本的舞台。”施战军评价道，《锦衣》回归了莫言拿手的“民间叙事”，有所区别的是，以往莫言笔下的石匠、铁匠、货郎、民间手艺人带着较为浓重的先锋性，文本受观念驱动的痕迹明显，现在更多以情感取胜。

《锦衣》的剧本核心，融合了“公鸡变人”的民间传说、动荡年代下的恋爱等题材。青岛科技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赵坤说，《锦衣》在形式自由的地方戏里，随着调子、声气、运腔的婉转高昂，是最放达的民间想象，也是生动的人类表情。在青年评论家李壮看来，如果说“讲故事”的行为在根源处包蕴着叙述者对叙事规则本身的遵循与突破、妥协与冒犯，那么今天的莫言，则几乎已经跳出这一枝杈横生的框架：在他这里，故事本身仅仅是途径或者说工具，是布满老茧的手掌中跨江的溜索，是盛满琼浆烈酒的高脚玻璃杯——“对影成三人”的微醺永远是酒精的魔术，谁也不会把盛酒的杯子认真吃下肚去。

“故事只是酒杯容器，莫言新作中，真正的酒精度集中于语言本身。我们不妨将它看作是一场韵律的狂欢、

一次语言天赋的尽情挥洒。”李壮说。

在戏剧的结构和人物塑造上，《锦衣》全面向传统戏曲复归，如单线的叙述、起承转合的情节走向、写意的动作和装置、大团圆结局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兵分析说，从《霸王别姬》到《我们的荆轲》，从《檀香刑》里的茂腔悲风到《蛙》结尾处九幕话剧的一咏三叹，再到最新的《锦衣》，莫言正一步步实现着自己“作为戏剧家的野心”。“显然，他更青睐于在民间发掘戏剧质朴的力量，并尝试对旧戏和民间戏曲的审美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当下戏剧创作的源头活水。”

时隔13年再次“三弹齐发”短篇，不由自主又写铁匠

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分外耀眼，似乎也带来一些“不能承受之重”。诺奖傍身五年来，作家莫言的创作在外界强烈关注下一直处于悄静隐秘的状态。如今，莫言的小说新作正式回归文学期刊，而且是一口气三个短篇，“故乡人事”系列《地主的眼神》《斗土》《左镰》将亮相于9月中旬面世的《收获》杂志第五期。

8月18日，上周五，这天距离《收获》杂志第五期下印厂只剩几天，所有篇目处于审读校样的最后阶段，这一期也是收获创办60周年的特别纪念刊。清晨六点到，收获《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我在故乡，写了三篇小说，想发给《收获》看一下。”短信来自莫言。在江苏如皋接到莫言来稿后，程永新一口气读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评价：“三个短篇组成一个系列，不到两万字，人物鲜活生动，题材涉及故乡土地和童年记忆，精神气息与莫言以前的作品有相通性，这组短篇都不长，稍有变化的是语言，准确、精到、节制，长句子少了，明显是精心打磨的作品，标志性的通感艺术手法运用依然得心应手。”

在短篇小说正文前的“小引”中，莫言写道：“各位读者，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在这篇歇笔多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我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为什么莫言这么喜欢写铁匠？其中包含了成长经历中哪些魂牵梦绕的场景？苏州大学教授、评论家王尧告诉记者，三个短篇，都与莫言青少年的经验有关，但超越了他的个人经验和故乡人事。“新短篇系列重构了莫言的高密

相关链接

七星曜我

(组诗节选)

《帕慕克的书房——遥寄奥尔罕·帕慕克》(片段)

帕慕克扬言要把那些
年龄在五六十岁之间
愚笨平庸小有成就江河日下
秃顶的本土男作家的书
从书房里扔出去
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英文版
《红高粱》
我摸摸头顶有些恐慌
他笑着说：你不是本土作家呀

但他还是将这本书
从阳台上撒了出去
四只海鸥接住
像抬着一块面包
落到教堂的圆顶上
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归宿吗

《奈保尔的腰——回忆V.S.奈保尔先生》(片段)

在威尼斯附近的小城里
有一个酿酒的家庭
这家族有点儿阴盛阳衰
当家的都是女人
他们酿出的烈酒
像没剪鬃毛的野马
……
酿酒的女人很乐
颁奖典礼在她们的大酒坊
两排黄铜的蒸馏器闪闪发光
当主人宣布开课时
阀门全部打开
蒸汽升腾，吱吱作响，扑鼻酒香
所有的人都酩酊欲醉
麻雀从梁头跌落餐桌
眼神像我村的老罗

东北乡，有既往的延续，但更多的是在故事中重新发现人性的秘密，在肌理处呈现乡村社会的场景。小说在不经意间，沉潜了莫言的人生智慧。莫言讲述故事的才华依然文气沛然，叙述疏密适宜，更多了从容、淡定和温情。”

莫言曾说过，故乡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扩展的。“作家往往有着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能力。乡土是无边的。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经文学发酵后，高密东北乡在莫言笔下成了“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丑陋、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是莫言第一次以“三弹齐发”的强烈风格化登上《收获》。13年前，2004年第三期《收获》上就曾同时发表了莫言的三篇短篇小说《挂像》《大嘴》和《麻风女的情人》，引起评论界瞩目。自1985年第五期首发他的中篇小说《球状闪电》以来，《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等十几个重要作品悉数在《收获》首发，长篇小说《蛙》首发在2009年第六期《收获》上，于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翌年问鼎诺贝尔文学奖。“通常杂志短篇不用插图的，但美编喜欢老莫的小说，一连画了三幅，现在在每个短篇都有插图和莫言的书法题名。”程永新说。

组诗《七星曜我》与世界文学对话，惺惺相惜中透着开放包容

君特·格拉斯、勒·克莱齐奥、帕慕克、奈保尔、大江健三郎、马丁·瓦尔泽等七位知名作家，被写进了莫言的组诗《七星曜我》中。“这组诗，一般作家很难写出来，与多位国际知名作家的交往，融合在诗句的意象中。”施战军说，组诗《七星曜我》以独特的才情与见识，与当代世界文学大师对话，这更像是一种隐喻：今日世界格局中，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文学的影响空间也变得日渐阔朗和通透。

无论是戏曲剧本还是组诗，都在亦庄亦谐中富含着中国智慧和文化自信。借助戏曲唱词和诗歌的形式，莫言完成了一次“语言的自我提纯”——那些原本与小说故事交缠在一起的语言冲动，由此获得了自足而绝对的呈现，最后干脆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

现代包装下的莎翁新释，美剧《青年莎士比亚》热播

唤醒沉睡在历史中的青年莎士比亚

■《青年莎士比亚》有戏说的成分。但如果抛开对历史真实性的盘问，它向观众展现了多个维度的戏剧冲突，把一个有雄心抱负的诗人，不动声色赶出精神的理想家园，扔进声色犬马的世界，让他面对疯狂的观众，面对人性的诱惑，面对复杂的人事，面对各个方面的考验。与此同时，它也生动捕捉和展现了16世纪戏剧生态和创作实景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年轻的莎士比亚留下他的妻子和三个幼子，只身前往伦敦寻找财富与名望。面对丈夫的无情离去，妻子海瑟薇冷言冷语：“谁会想要威廉·莎士比亚的剧本？”

没错，《青年莎士比亚》有戏说的成分。正在热播的美剧《青年莎士比亚》的剧情，就从这里展开。在此之前，欧美影视剧中，聚焦这位世界文坛伟人的作品并不少见，比如与“罗密欧和朱丽叶”产生互文性的电影《恋爱中的莎士比亚》、探索“文坛八卦”——莎翁是否真实存在的电影《匿名者》等等，但这部剧的视角却与众不同：镜头聚焦莎士比亚初闯伦敦的经历，打捞文学史留下的零星记载，加以华丽的想象，给观众呈现了一个兼具野心与才华、激情与鲁莽的年轻人，如何从无名之辈成为传奇的莎士比亚。

《青年莎士比亚》充满狂野气息，创作者用摇滚音乐和现代声轨对16世纪的英国伦敦做了风格化的处理，带领着观众，一起尖叫着把沉睡在历史中的莎士比亚唤醒。饰演青年莎士比亚的英国演员劳里·戴维森，是一个刚刚毕业于英国伦敦音乐戏剧学院的新人，他外形俊美，眼神清澈而富有光彩。不过，他眼中的这团熊熊烈火，并非燃烧于情人的爱意，而是欲望与激情；征服观众，征服伦敦，让莎士比亚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喜新厌旧的世人遗忘。这个与众不同的莎士比亚，踏着英国撞击乐队的经典歌曲“London Calling”走进人声鼎沸、光怪陆离的伦敦市井。

生动捕捉16世纪戏剧生态和创作实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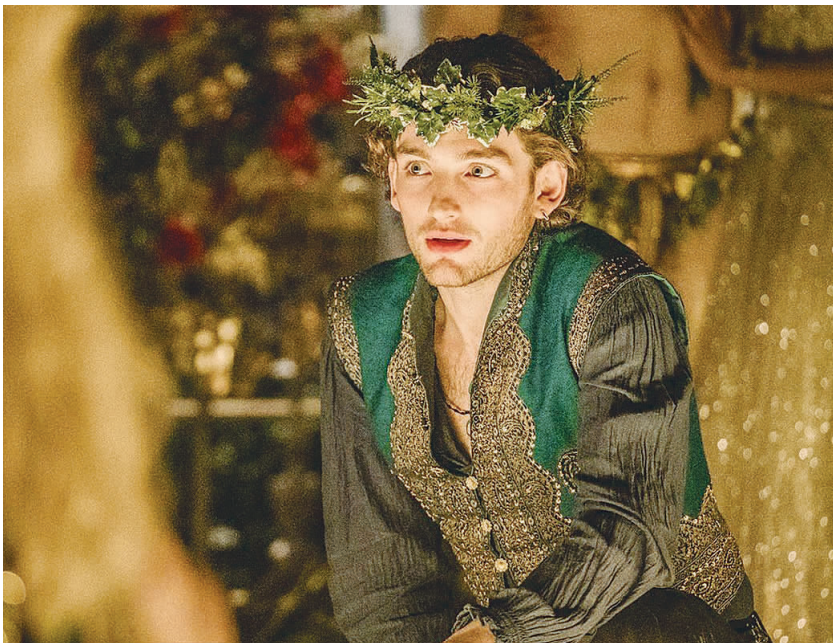
花绣耳钉，彩绘烟熏，五颜六色的头发，皮衣皮裤加身……《青年莎士比亚》里，不拘一格的群像造型，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编剧克雷格·皮尔斯说，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场带有浓厚的市井文化气息。想象一下300名观众拥挤在露天舞台前，一边看表演，一边大声说话、喝酒、跳舞、打架、调情，喜欢表演时欢呼鼓掌，不喜欢时就往演员身上扔东西，喝倒彩。

那个时代的英国，看戏就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三教九流都喜欢进剧场看戏。不过，老百姓们普遍拮据，剧场靠票房收入挣不了什么钱，生存举步维艰，每一项支出都得精打细算，老板们经常想出各种办法克扣演员的工资，而演员们则用荤段子、低俗笑料来填补本就无聊透顶的剧情，博观众眼球，粗糙、粗鄙、粗暴的戏剧创作蔚然成风。

缺少剧本，是所有剧场老板的苦恼，当然，正如剧中所讲述的那样，如果能签约到像克里斯托弗·马洛那样出类拔萃的作家，也就不愁票房了。不过，有名气的作家早就被有财有势的剧场垄断，伦敦更多的是像“伯比奇剧院”这样的演出团体：一场糟糕的演出被观众扔了臭鞋，演员和编剧互相指责。莎士比亚误打误撞闯进这里时，所见的就是老板对着乱成一团的现场，气到晕厥。

这时的莎士比亚，空有一腔才华却没有任何名气。他为一筹展展的老板伯比奇献上了剧本，狡猾的老板收下剧本却抹去他的名字，然后借更有名的马洛的名气把作品推向舞台，只把盈利的零头打发给莎士比亚作为报酬。而在剧目成功后，老板和演员们还开始对剧本妄加改造，毫不顾忌作品的本意和剧作家的意见——这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不管是什么剧团，刚起步的剧作家只有雇佣工般的地位。

两个剧本，是所有剧场老板的苦恼，当然，正如剧中所讲述的那样，如果能签约到像克里斯托弗·马洛那样出类拔萃的作家，也就不愁票房了。不过，有名气的作家早就被有财有势的剧场垄断，伦敦更多的是像“伯比奇剧院”这样的演出团体：一场糟糕的演出被观众扔了臭鞋，演员和编剧互相指责。莎士比亚误打误撞闯进这里时，所见的就是老板对着乱成一团的现场，气到晕厥。



美剧《青年莎士比亚》用现代化的包装，讲述了富有野心与才华的青年莎士比亚，如何从无名之辈成为传奇大师。图为该剧剧照。